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終風且曠

於計反

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都麗反

〔毛氏曰〕

陰而雨曰曠

○

〔王氏曰〕

曠則不見日矣又

曰不日有曠者言不旋日而又曠也

○〔鄭氏曰〕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蘇氏曰〕古有又通○〔釋文〕嚏作走曰本又作寤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曠焉厭苦之

辭也

辭也

辭也

辭也

瞢瞢其陰虺

虛鬼反

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瞢瞢然暴若震雷之聲

朱氏曰虺虺雷將發

而未震之聲

○董氏曰韓詩作塏塏其陰章句曰天陰

塵也

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瞢瞢之陰虺虺之雷

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則我

嚏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

我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意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章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

○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

宋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

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眾

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曾氏曰鏜然擊

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鬪之狀其興師動

眾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
 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鄭氏曰土國役土功
 於國南行從軍南行伐鄭○李氏曰土國城漕非
 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
 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董氏曰鏜石
 經作鑿說文亦作鑿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勅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文是謚平陳於宋

鄭氏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憂心有忡憂心忡
 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惻然○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
睢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
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

息浪反

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
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
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
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爲

必敗之計也曾氏曰非獨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為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

○朱氏曰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之

言○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

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俱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

別言其始為室家之時期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

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呼縣反

音申

鄭氏曰于嗟嘆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
釋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覓覓亦
遠也信卽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
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
洵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
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

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於驕反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曰凱樂也

風性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王

氏曰〕棘心至於天天則風之爲力多矣此母氏劬

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獻也○〔鄭氏曰〕令善也

○〔朱氏曰〕棘可以爲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

之壯大而無善也○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
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
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其母而使母
勞苦求嫁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
而七子乃以勞苦爲說可謂幾諫矣

覲胡顯睨華板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氏曰〕覲睨好貌○〔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悅

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

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

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

反色角

起大

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

反移世

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

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

孔氏曰語助也

○朱氏

曰阻隔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
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
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

時掌反

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
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視
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

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程氏曰日

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下孟反

不伎

之鼓反

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眾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

為德行

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

○毛氏曰伎害也○朱

氏曰求貪也○毛氏曰臧善也○張氏曰不伎不

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

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

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為德行也但

不伎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
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鄭氏曰夫人謂

夷姜。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
伋為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

孔氏曰陸璣云匏葉少時

可為羹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瓠一也
故云謂之瓠外傳魯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
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濟
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也

渡也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帶以上也

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

揭褰衣也○朱氏曰匏尚有葉是未

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

也○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

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釋文

厲說文作𨔵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音例

有瀰彌爾

濟盈有鷺

以少

雉鳴濟盈不濡軌

音雉鳴犯

求其牡

毛氏曰瀰深也盈滿也鷺雌雉聲也由輶以上為

軌○歐陽氏曰毛鄭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
爲走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
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
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
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爲匹而無親
疎父子之別朱氏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爲此也蓋以匏有苦葉興濟有深涉以濟盈興雉鳴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爲體舒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感狹之中銖較○釋文曰軌依傳意
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

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